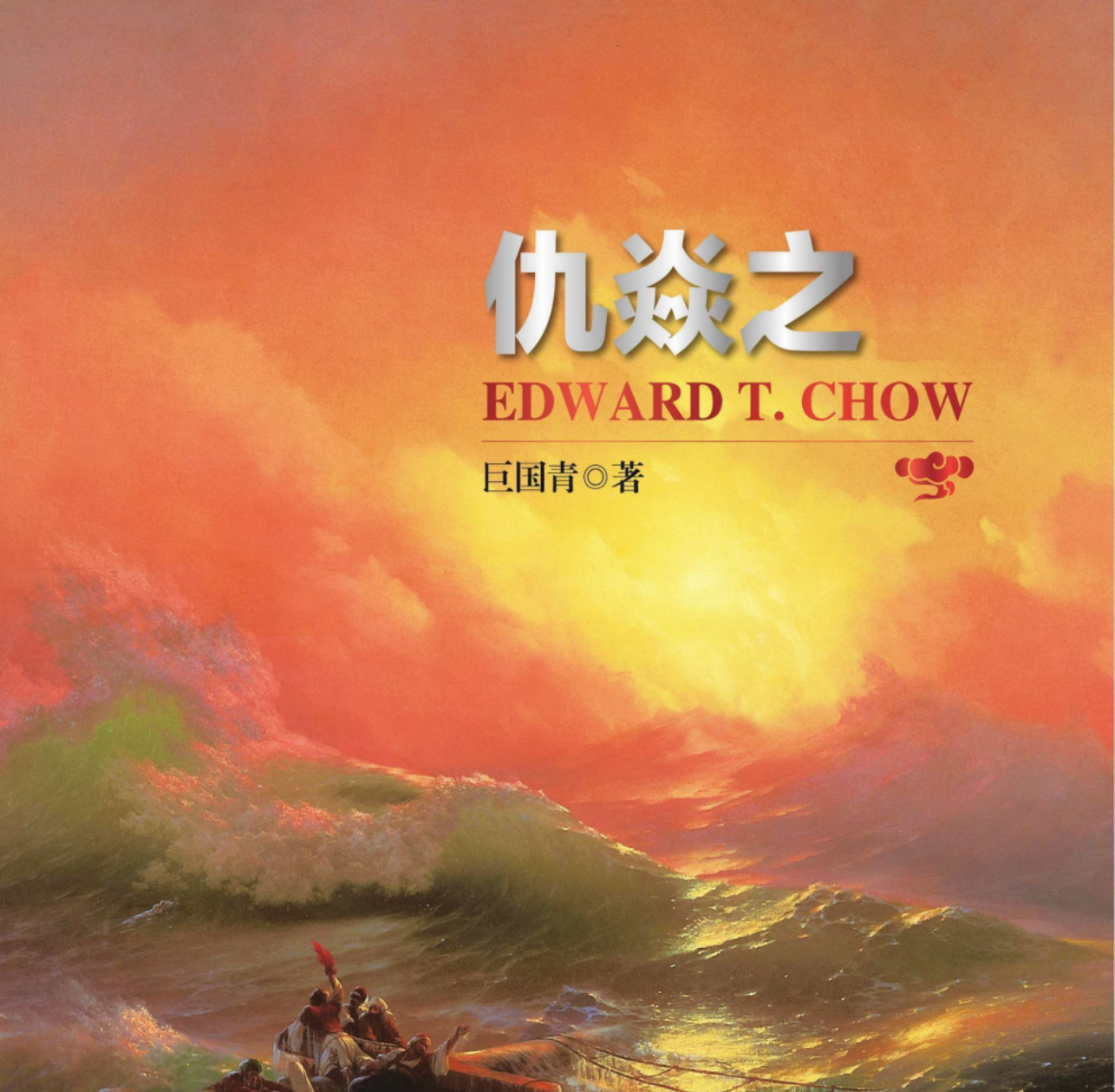


仇焱之

EDWARD T. CHOW

巨国青◎著



仇焱之 (EDWARD T. CHOW)，美国《时代周刊》评其为 20 世纪全球四大收藏家之一！

本书作者巨国青，鉴赏家和著名艺术品评论人，呕心沥血 8 载，以精彩笔触披露大时代背景下大收藏家鲜为人知的经历和丰富的感情世界，真挚动人，催人泪下！

本书为全球首次正式授权出版发行！
苏富比公司独家推荐！



人競好古而情
不雅能者有之
我之仁兄子嗣
君之甥也一則
因事出外不暇
拜古而公之
幸已
陳金龍
癸巳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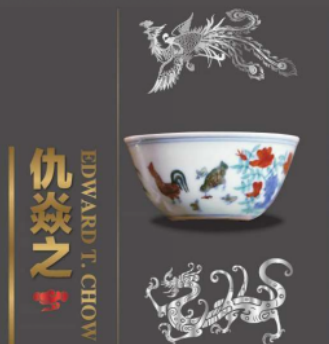
齋 齋 齋

仇焱之 Edward T. Chow 1943 年于上海抗希齋

选题策划：要力石

责任编辑：刘燕玲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当我注视着它们（古董），我的精神与一切隔绝，我仿佛被笼罩在神圣的光里，在那种光里面，我感受到上苍赋予我的无穷力量和幸福。

——仇焱之 EDWARD T. CHOW

仇焱之 (EDWARD T. CHOW)，美国《时代周刊》

评其为 20 世纪全球四大收藏家之一！

本书作者巨国青，鉴赏家和著名艺术品评论人，呕心沥血 8 载，以精彩笔触披露大时代背景下大收藏家鲜为人知的经历和丰富的情感世界，真挚动人，催人泪下！

本书为全球首次正式授权出版发行！

苏富比公司独家推荐！

ISBN 978-7-5166-2615-3



9 787516 626153 >

定价：158.00 元（上下册）

仇焱之

Edward T. Chow



巨国青◎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仇焱之 / 巨国青著.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66-2615-3

I. ①仇… II. ①巨… III. ①仇焱之 (1910-1980) - 传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1343号

仇焱之 (上下册)

著 者 : 巨国青

选题策划 : 要力石

责任编辑 : 刘燕玲

责任印制 : 廖成华

封面设计 : 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 :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 100040

网 址 :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 010-63072012

照 排 : 臻美书装

印 刷 :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 67

字 数 : 1000千字

版 次 : 2016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6年7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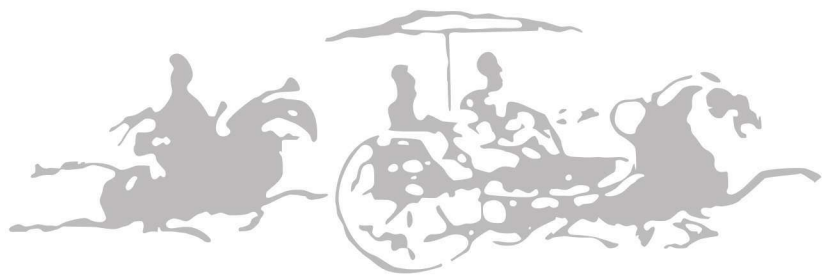
书 号 : ISBN 978-7-5166-2615-3

定 价 : 158.00元 (上下册)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010-63077101

太仓

1910—1923



目录

CONTENTS

上册

太仓 1910—1923

.....

第一部..... 1

第二部..... 75

上海 1923—1949

.....

第三部..... 138

第四部..... 175

第五部..... 230

第六部..... 309

第七部..... 417

第八部..... 494

下册

第八部（十四）	535
第九部	566
第十部	616

香港 1949—1967

.....

第十一部	660
第十二部	760
第十三部	804
第十四部	858

瑞士 1967—1980

.....

第十五部	896
第十六部	957
第十七部	1025

后记	1060
----	------

第一部

—

江声浩荡，雨后乌云还未完全散开，月亮在云层中快速地穿行，奋力冲破遮掩它的云彩，洒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浪涛声渐渐平缓，浓浓的湿气弥漫开来，深灰色的天空笼罩着大地，万物都在平和而宁静的氛围里沉入了梦乡。

婁侧躺在婴儿身边，微阖着眼睛，轻轻地拍着印花被里的小人儿。孩子的鼻子和嘴巴一半陷进枕头里，胖乎乎的脸挤在一起，湿漉漉的头发分成几绺贴在饱满的前额上，红润的小嘴弯成一道弧线。焱之一出生，就有这种倾向，似乎闭着眼都会因感受到幸福而微笑。母亲的下巴触着婴儿的额头，嘴里哼着古老的催眠曲，时断时续。就在她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时候，婴儿攥紧小拳头，小腿用力蹬着。孩子的扭动，惊醒了半睡中的母亲，婁起身将床头的灯芯挑大一点，看孩子是否有什么不适。

“这孩子从一出生就不老实。”仇席珍坐在床沿上说道。灯光照着这位年轻父亲苍白的脸，他留着短髭，表情沉闷，双眼闪着忧郁的光。他伸手要去抚弄婴儿，可妻子示意他不要动，她的发髻松散，秀气的脸上有几丝倦意，美丽的眼睛闪着温柔的光。焱之眯着眼睛，咿咿小嘴，无意识地冲母亲笑了笑。

此时乌云已完全散去，皓月当空，万籁俱寂，窗外秋虫的鸣唱时而低沉，时而嘹亮，奏出一曲起伏自然、舒缓美妙的和声；梦境在声音中交错回旋，飘到遥远的地方，在神秘的角落里低声呢喃……温柔的夜色下，婴儿在惊觉的睡眠中不安地扭动着，闭着眼睛，在黑暗里用小手抓挠着母亲丰满的乳房，直到稀里糊涂地把乳头含进嘴里，才平静下来。

在静谧的幽光中，一幕幕掠影如晚风拂过树枝，生命中的事情是上苍早就安排好的，岁月荏苒，那些在茫茫无际的日子里有着界石般意义的事情变得异常清晰，深刻的印象随时都在心灵深处显现出来。

仇家在江苏太仓是一个古老家族，在小城中断断续续住了几百年，族谱可追溯至十四世纪，迄今已有五百余年历史。自从这个家族有确切记载开始，每代人身上都多少发生着与艺术相关的故事，有几代人间隔迁移外地，但最终都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返回故乡。这儿是他们的根，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家族。明朝迄今，曾几位因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在当地或某个时期享有过一定名声，却再未出现过像仇英那样被世人传颂的艺术家。不过，与艺术时而亲密、时而疏离已成为仇氏子孙的宿命，任何灾难和打击都不能使他们与艺术割裂。作为儒商的仇德昭对儿子仇席珍的艺术前途抱有很大希望，期盼他能成为仇氏家族史上第二位杰出的画家。他曾斩钉截铁地说：“我不逼你经商。”当时年轻的仇席珍听了这话，怎样地喜出望外啊，他恨不得跪在仇德昭脚边，告诉他他是一位多么善解人意的父亲！但做父亲的旋即转身抓起案上的画笔，郑重地说：“这才是关系你的命运和一生的。只要你忠实于它，你的生命就会保存在作品里。即使将来肉体消亡了，也不会完全死掉，你的精神会继续活在这世上。”老实说，仇席珍将父亲的这些话长久地铭记在心里，并且希望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向着这个目标靠近的。遗憾的是：他至今也未能达到父亲所期望的程度。

雯早年跟随父亲在上海经营书画生意，母亲去世后，生意日趋衰落，父女二人回到太仓。父亲身材高大，慈眉善目，有见识。同时慈爱使父亲成为女儿天性的鉴识家，为了让她摆脱年轻姑娘幼稚盲目的热爱和无聊苦闷，他不仅让雯承担下全部家务，还硬要她钻研美术来提高灵魂与感情。在第一个年轻人上门提亲的时候，老人就已经想好要将贤淑聪慧的女儿嫁到什么样的人家了。所以没有人知道当初与仇家这门亲事是两位年轻人相互倾慕，还是老人有意促成的。

生命之初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心灵、思想以外，还受着感官和某些神秘力量的主宰。在婴儿混沌的感知中，一些纷乱无绪的东西时而发散、时而纠结，忽明忽暗，在孩子熟睡的时候潜伏在体内，与毫无经验的心灵相碰撞，产生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焱之不时地发出几声啼哭，他不知道为什么哭，这不代表悲伤。在那幼小的无意识的躯体里，他的心如同茫茫大海上漂浮的小舟，没有着落。依附感

是任何有独立生命的机体都需要的，孤独感与生俱来，它产生的恐惧和不安，如病痛在思想上蔓延，触及到身体任何一部分，黑夜白日，循环往复，仿佛与生命成为一体，无论怎样地拳打脚踢都不能将它赶走……忽然，潮声在凌晨的雾幕中缓缓传来，大自然的声息庄严肃穆，所有微小的动静都在宏大的背景中销声匿迹，孩子的哭声停止了；浑厚的声响和朦胧的光线在黑暗背后幻化出透明的世界，光明即将驱散黑夜，莫名的恐惧和痛苦随之消失。他安心了，扭动柔软的躯体，舒展四肢，眼神斜睨了一下周围，抿嘴一笑，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阵阵潮声，向人们告知新的一天的到来。雯听着雄浑的声音，精神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她断断续续地回想着自己的过去，生命的年轮一圈圈永不停息地滚动向前，我的宝贝将来会怎样呢？母亲最大的幸福就是编织孩子的未来，她躺在孩子身边，孩子柔软的小身体仿佛依然生长在自己体内，哪怕在睡梦中，婴儿的一丝响动都能使她惊醒。大半个夜晚，她都辗转难眠，此刻身边婴儿均匀的呼吸使她感到既宁静又惬意，睡意逐渐酥软了四肢，嘈杂的场景在脑海里模糊起来。她仿佛听到院子里有紧促忙乱的脚步声，身体动了一下。浪涛声在寂静的黎明到来之前逐渐消失，雨滴敲打着门窗，疲倦的母亲在孩子身边睡着了。

这时，仇席珍伫立在门前的走廊上，雨水打湿了前额的头发，他要在今天早上出发去南京。那是一星期前就安排好的，他要找到江苏银行的陈毕时，告诉他不管其他储户做何打算，仇家一定会按事先约定准时将全部资金存入该银行，绝对不会反悔。眼下那群爪牙似乎暂时躲起来了，可最后他们还是会来找自己，找父亲。不论早也罢，迟也罢，不论什么情况，只要这次革命失败了，那也就无路可退了。他这样想着，也不知为什么，觉得这种预感肯定会发生，既然如此，现在就该放弃，可他仿佛忍受不了这个新想法，心里感到难过：“要是信守当年的承诺，就该义无反顾。”他自责着，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两肘支在桌上沉思起来。

七年前，他跟随父亲受江苏巡抚衙门财政局总办之邀，赴美国参加在圣路易市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当时同行的除了清政府委派的官员，还有部分商人。那次展会是美方为庆祝一八〇三年购买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在内的大面积领土而举办的。当时中国虽已在西方人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一旦将西方列强展示的琳琅满目的工业品与中国参展的农产品、衣饰、用器模型等同处一室做比较，落后带来的耻辱是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的。展览后期，一位气度不凡的中国人走进了

大厅，他就是孙中山。当他被认出来后，在场的中国人有的惊慌，也有的被吸引，父亲属于后者。几次拜访后，他了解了孙中山推翻昏庸腐败的清政府，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并坚信这是中国人民求生存、图发展的唯一道路。

“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受到震撼的仇德昭经过深刻的反思后，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回国后，仇德昭多次捐款资助革命党人。一九一〇年，曾与之同时参加博览会的陈光甫在美国学成回国，正值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劝业会主持人陈淇，在圣路易国际博览会上与陈光甫相识，请其担任外事科主任，并恳请仇德昭辅助处理地方事务，仇德昭欣然应允。年轻的陈光甫上任后，对官办的江苏省银行大刀阔斧改革，改造成商业银行，大力吸纳私人存款。仇德昭鼎力支持，将全部资金悉数存入。虽然仇席珍相信父亲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万一出现意外……他打了个寒战，不敢再继续想了。连绵的雨水使人伤感，希望和幻灭之间一步相隔，他不能预料这样冒雨赶往南京的后果是什么，他踌躇着，返回屋内跟妻子告别，看见母子俩睡熟的样子，感到十分安慰。

临出门时，他听见睡在外屋小床上的森之在梦中呓语，走过去抚摸孩子的额头，替他盖好被子。森之是长子，比焱之大三岁，一千多个日夜，孩童由小到大的成长路程，是光明与黑暗交替的足迹，或许心情过于紧张，他似乎能从孩子身上感受到那种强壮的正在积聚的生命力，那是一种将微弱引向强大的神秘力量，无穷无尽，在幼小的躯体内蓄势待发。但眼前那个沉没在阴影中的世界仍挥之不去，如同人的生命一样难以捉摸。屋外，黑压压的云从四周聚集过来，耀眼的闪电划过，一声闷雷在天空炸开。

“好啦，孩子，一切都准备好了，别再耽搁了！”站在外面的仇德昭终于说话了。“按照惯常的规矩，在上路之前，你必须去祷告一下。”

在厢房里祈祷完毕，仇席珍恭恭敬敬地在父亲对面坐下。“父亲，为我们全家祝福吧！”他无奈地垂下头，眼睛不敢注视父亲的眼睛，低声继续说道：“祈求上苍，让他们革命成功，勇敢地打胜仗，为民众争取利益。要不然的话，我情愿放弃这次冒险，连他们的思想也不要来干扰我们。父亲，母亲生前说过，商人沾染政治将会惹火烧身，招来不安……”

像世上所有刚愎自用的父亲一样，坚毅的仇德昭果断地站起身，用近乎鄙视的目光看了儿子一眼。仇席珍禁不住哆嗦了一下，听见父亲用居高临下的语气说道：“苍天会保佑的。孩子，别忘了我们所做的是正义光明的事业……到那边如

果一两天办不完，就找人捎个信回来……好啦，快走吧！”

台阶旁边管家提起旅行箱，仇席珍将公文包夹在腋下，双脚感到像绑了石块般沉重。他下意识地望了一下寝室的门，因为屋子里突然有了灯光。

妾来到门廊上，注视着犹豫不定的丈夫，然后她向神情坚定而复杂的仇德昭走过去。她跪在公公面前，脸上露出乞求的神色，抓住他的衣襟，眼巴巴地望着他。仇席珍转回身小心地扶起妻子，轻声地让她回屋去。可是当她看到丈夫将要走出大门的时候，她以与她温顺的性格不相称的速度疯狂地追了出去，不顾其他人在场，带着热烈的情感扑到他怀里。仇席珍抚摸着她散落的长发，然后瞥了父亲一眼，默默地把她推开，出了宅门。

心乱如麻的仇席珍低头走着，他对父亲抱着反抗态度，但只能勉强忍着。在父亲仇德昭心里，也感到些许慌乱，尽管他竭力掩饰着。

二

日夜复始，时光如流水，不受任何阻碍滚滚向前，世间万物都在这股力量的控制下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演变和成长。黎明降临，水面上回荡着此起彼伏的汽笛声……不论是近处蓝色雾霭中的迷蒙码头，还是放眼瞭望无边无垠的天际，那一幅幅舒卷自如的画面总在用它的温情包容着你……

时钟嘀嗒嘀嗒，不知疲倦地歌唱，生命之初的欢乐、痛苦、紧张、恐惧都在单调而美妙的音乐中形成。它记录下所有混沌的可爱的梦，飘忽不定，难以捉摸，似浮云轻快的舞姿、浪花无邪的欢笑、固执的尘埃、炫目的星辰……在现实的阴影背后，梦境营造着婴儿单纯而玄奥的世界，那里的画面光怪陆离、瞬息万变，如宇宙般浩渺无穷，再强壮的生命力也无法与新生婴儿相比。在这懒洋洋的无知觉的意识中，潜伏着生命原始的沉着，使他有足够的气势藐视大千世界，在人类当中，没有什么比婴儿更接近自然的了。

人生如同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崭新的生命如同海面上探头探脑的小岛，它们周围风平浪静，统治万物的上苍和宽宏慈爱的母性，将吃人的怪兽和咆哮的风浪阻挡在外，和煦的阳光铺满蔚蓝色的水面，又温暖，又清新，周围的一切都对着他微笑，心灵的暖流和乳汁源源不断地从母亲的乳房里流进幼小的躯体。小岛渐渐长大坚固，水波无限温存地爱抚着他，白色浪花和他手挽手，踏着绸缎般的水

面追逐绚丽的彩霞，隐约的钟声、婉转的鸣啭、阵阵轻风送来的欢笑和乐音……天地之间，永远不会停息的生命，永远向前的宿命，每个人生都被这浩浩荡荡的乐曲催赶着。从出生走向死亡，无言的大美熏陶着思想，浸透着情感，直到把他变成一个它想要的人。

清晨的阳光带着田野的湿润和芬芳照射进来，静穆而温柔，小手揉揉眼睛，将梦从脑海里驱散。焱之已能将现实从那个幻境里区分开来，这里的一切都有色彩、形状，会发出声音，会对他微笑。他浑身舒适，小脑袋在枕头上转来转去。这个小天地里的一切都是他的，他们彼此熟悉，什么东西挪动了地方或不见了，他都一清二楚。墙壁上掠过一剪影，他立刻觉察到是鸟儿在窗前飞过！一只鸽子咕咕叫着落在窗台上，灰白相间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烁着美丽斑斓的色泽。孩子咯咯地笑了，在被子里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想把它抓住，费了很大力气也没挪动一下，直到鸽子飞走了，他才神情落寞地老实下来，发出一声轻叹。转眼，他就又发现了新的目标，悬在头顶上的糊制大红鲤鱼，模样夸张，胖胖的肚子，又黑又突出的大眼珠子，起初他把它当成个怪物，渐渐地发现那仅仅是个不动的玩偶，便从心里瞧不起它。

小焱之已经能下床，在地上爬，世界扩大了，他的兴趣也广泛起来。不过他可不喜欢人家拿玩具哄他，他关注真实的生活，只有那些具备实用价值的东西才吸引他。不久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与他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上去，他吃饭的桌椅、小木碗，门前供他玩耍的花毯，不论是落在上面的一只苍蝇还是美丽的飞鸟，不论是砖缝沟槽里的清水还是远处川流不息的江河，在孩子眼里都一样有价值，什么都是平等的，什么都重要，如同打鸣的公鸡和远寺的钟声，划破天际的闪电和一盏微弱的油灯，室内和外界，现实和神秘……有限空间和无限延展的宇宙都在孩子的小脑袋里有着同样的位置。他看到的东西太多、太复杂了，它们的长相、声音和姿态都不一样，有些又很相似，唉！慢慢来吧！他累了，就什么都不看，随时随地，让甜美的梦把自己带走，孩子一旦闭上眼睛，一切就立刻消失了。

逻辑思考欠缺，促使感官更加灵敏，孩子对周围事物的认识程度究竟多大，无法预知。不过，这与成年人因缺乏表现力使得有价值的思想白白地流逝不同。婴儿时期的天分会受到上苍的眷顾，不断在体内蓄积，有朝一日，当生命走上正途，脑中活动的看似毫无规律的原子，便会爆发出难以估计的能量。

焱之被允许到地上的机会不多，多数时间母亲把他限制在床上，柔软的被褥

不会使她的小宝贝遭受磕碰的危险。孩子很开心，在大床上翻来滚去，完全当成自己的地盘。他睡眠很好，很懂规矩，清晨早早醒来，知道不能打扰别人睡觉，就静静地躺着。但是不一会儿，就憋不住了，他故意弄出点声响，或者去捣乱……直到听见父亲的呵斥，才肯罢休。然而，他很快故技重演，甚至做出过分的举动，去扒母亲的眼睛。母亲迷糊着把他摁倒，搂在怀里，小脸紧贴着乳房。他难受极了，此刻他一点也不饿，只想痛快地吼叫或大笑，他忍耐不住那样做了，父亲在他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把。他又疼又委屈，哇哇大哭，以示反抗。大人们被搅得睡意全消，匆匆起床。这下，他立刻不哭了，开心得像撒欢的小马驹，光着屁股把被子、枕头、衣物弄个天翻地覆。母亲佯装生气地丢下他，到屋外去忙家务。忽然听到“扑通”一声，变跑进屋。见焱之抱着一个枕头滚到地上，她慌忙把他从地上抱起来，温柔地哄他，安慰他。父亲却没那么耐心，又在焱之的屁股上拧了一把。这次焱之没再放肆地大哭，只躲在母亲怀里低声抽泣。他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错了，可等到第二次、第三次挨打的时候，他稀里糊涂地得出结论，每当父亲惩罚他，母亲就会更慈爱。

为了不再发生危险，变把床四周用被褥挡得严严实实，这下可把小焱之急坏了。领地缩小了，只能看到上面的一块屋顶，小家伙变成了井底之蛙，气得脸红脖子粗地大喊大叫。母亲照例忙家务，根本无暇顾及他。滚爬半天，焱之看到了一丝缝隙，就把小脑袋紧紧地抵上去，黑溜溜的小眼珠转来转去，这只被困在围墙里的小豹子，盼望着有人解救他出去。

孩子的救星就是外公，老人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把小焱之高高地举在空中。这下他可乐坏了，那些平时他颤颤巍巍扶着墙都够不着的东西，全都尽收眼底了。他还看到了柜顶上那件大红斗篷和又圆又胖的虎头鞋。他瞪大眼睛望着庭院里的红花绿树，屋檐下一个燕巢吸引了他的注意。看到里面有只黄嘴巴的雏燕，高兴得直流口水，他伸出小手，想去触摸它。可怜的小生灵吓得浑身发抖，小眼睛惊恐地盯着他，发出叽叽的叫声……外公告诉他小燕子是燕妈妈的心肝宝贝，跟他一样需要呵护。可小焱之听不懂这些，除非有了新目标，否则他会一直与这只比他更弱小的动物纠缠下去。

母亲做针线时，焱之也跟在身边忙活，他笨拙地解开一个白布包袱，把里面各式各样的碎布摊开，喉咙里乐得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他专注而热情地忙碌着，额头上渗出细小晶莹的汗珠，在最终把一块黑色的粗布远远地扔到墙角后，才算

大功告成。他紧绷着小脸，神情凛然地审视着这项伟大的工程，俨然一位国王在检察他的领地。

母亲边收拾，边笑着叫他“小祖宗”。不过，当她定睛细看时，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红、绿、蓝、黄、白、黑、灰等布片全按色彩不同整齐地分为七堆，而且一堆里面绝不掺杂其他的色彩；一些碎花布则按照主色调的明亮或阴暗分成两堆。

孩子看到母亲流露出的欣喜，便撒娇地伸出小胳膊让她抱，小嘴里嘟嘟囔囔说个没完。

对于焱之而言，亲近色彩是一种自发的喜悦，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存在于孩童和艺术家身上最纯真、宝贵的能力。面对一事物，他所以感到喜悦，并非因为此物有多大价值或产生多少利益，而是由于事物本身，就像成年人面对他的情人时所感受到的种种美好，只要看着它、触摸它，就会发自内心的兴奋。他喜爱的事物可能在别人眼中分文不值，但对他却是一个迷人的世界，是一种新鲜、愉悦而又令人激动不已的感觉。从发现属于或关于世界的某种事物中得到乐趣是自然而久远的东西，孩子很容易从自然中获得这样的回报，任何外界事物在白纸上映出的形状色彩会更清晰，如果没有人胁迫他们，他们绝不会强迫自己佯装喜欢某物。因此，一个儿童对着花儿大笑、伴着鸟儿歌唱、和布娃娃讲话、追着风儿奔跑，都同艺术家对自然的感受相同，萌发的冲动源于对事物自身的专注和热情。

父母不在家时，小焱之便交给哥哥照顾。焱之对大人吩咐的事情，从来都尽心尽力完成。为了不让他到处乱跑，焱之就使劲抱着他，然而两个孩子都很难受，不到一会儿，焱之就被折腾得没有了气力。小焱之喜欢自由，这儿走走，那儿瞧瞧，光着脚丫到处跑，这是大人绝对不允许的。然而越是被禁忌的，越是有吸引力，焱之没有办法，拿着鞋子在后面追。焱之就像个小老鼠似的见空就钻，好不容易把他逮住，焱之边讲故事边费力地往那双胖脚上穿鞋。但是，右脚的鞋带没系完，左脚的鞋子又被脱掉。焱之赤着脚跑到父亲书房里，指着墙上挂的雉鸡图，大声喊“自己”，焱之带着嘲笑的口吻给他纠正，他偏不听，反而更大声地喊：“自己，自己！”他的行动向来不怎么利落，笨拙得像只鸭子，有时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他也不哭，就坐在原地，没准会看到新鲜有趣的东西，在长满青苔的灰砖缝隙里，有腹部全是细足的小胖虫，用手一碰，小虫就会立刻把头脚都收起来，蜷缩成小球。

只要焱之吃东西，蚂蚁就会很快从四周聚集过来，争抢着把掉在地上的细渣碎末驮回家，“这么小，力气好大呀！”一、二、三……九、十……”他一只一只地数着，噢！它们有这么多个伙伴，多快乐啊！他羡慕地称它们“蚂蚁王国”！

安静不了一会儿，他又开始到处乱动，焱之拿他没办法，干脆做自己的事，不去理会。这下小焱之火了，大声喊叫，还把东西弄出声响，他拍打橱柜上带有狮子头像的铺首和铜环，叮叮当当；见焱之仍没反应，他又拿起桌上的笔盒和小木槌“嗒嗒”地乱敲，边敲边挺着胸脯大笑。焱之被逼急了，学着父亲的样子呵斥他，小焱之才不在乎这些，只要能找到打闹的对象，他就高兴。焱之厌烦了，双手捂住耳朵，闭上眼睛，听之任之。焱之可不肯善罢甘休，跑过去用力扒开对方的手，去瞧人家的眼睛，天真地以为对方在跟他玩躲猫猫，没想到焱之紧绷着脸，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小焱之沮丧极了，冷战使他很尴尬。突然，这只发怒的小豹子扑了上去，又抓又咬，焱之被弄得狼狈不堪，真想好好教训他一顿。但母亲嘱咐不准打架，他只好忍着。焱之闹腾够了，开始良心发现，觉得对不起哥哥，真诚地道歉，焱之没有工夫相信他那一套，赶着在大人回来之前把乱糟糟的局面收拾整齐。

焱之是家中的长孙，聪明乖巧，深受祖父宠爱，但外公尤其袒护焱之。有时看到两个孩子打架，外公却从来训斥他们，而是把这责任归咎于仇席珍，埋怨他不会取名，一个焱，一个焱，水火不容，小哥俩能好得了吗？焱没想到父亲会如此护犊子，笑着说这两个字是丈夫和公公颇费心思出来的，寓意将仇恨以水溶之，以火焚之。老人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心想应该给孩子取个更响亮的名字，不过他一向将对家事的不满隐藏得很深，不对任何人说，自己也不愿承认，觉得一个厚道、有良心的人不应该这样，但他不能真正消除这种想法。

三

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袁世凯为实现当皇帝的野心，指使手下刺杀宋教仁。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准备发动反袁二次革命。不料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于六月九日免除江西都督——老同盟会员李烈钧的职务；七月十二日，李烈钧率领采取反袁军事行动，占据江西湖口，通电讨袁，导致二次革命爆发。七月二十二日，上海发起讨袁军，总司令为陈其美，策动肇和兵舰炮轰江南制造局。战争危急关